

第五十九回

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

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侧平日好饮，一饮百觚不止，一醉竟日不醒。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，每出军，必戒使绝饮。今日晋、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于口。是日，楚王中箭回寨，含羞带怒，公子侧进曰：“两军各已疲劳，明日且暂休息一日，容臣从容熟计，务要与主公雪此大耻。”

公子侧辞回中军，坐至半夜，计未得就，有小竖名谷阳，乃公子侧贴身宠用的，见主帅愁思劳苦，客中藏有三重美酒，暖一瓯以进。公子侧嗅之，愕然曰：“酒乎？”谷阳知主人欲饮，而畏左右传说，乃诡言曰：“非酒，乃椒汤耳。”公子侧会其意，一吸而尽，觉甘香快噪，妙不可言！问：“椒汤还有否？”谷阳曰：“还有。”谷阳只说椒汤，只顾满斟献上。公子侧枯肠久渴，口中只叫：“好椒汤！竖子爱我！”斟来便吞，正不知饮了多少，颓然大醉，倒于坐席之上。

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，且鲁、卫之兵又到，急遣内侍往召公子侧来，共商应敌之策，谁知公子侧沉沉冥冥，已入醉乡，呼之不应，扶之不起，但闻得一阵酒臭，知是害酒，回复楚王。楚王一连遣人十来次催并，公子侧越催得急，越睡得熟。小竖谷阳泣曰：“我本爱元帅而送酒，谁知反以害之！楚王知道，连我性命难保，不如逃之。”时楚王见司马不到，没奈何，只得召令尹婴齐计议，婴齐原与公子侧不合，乃奏曰：“臣逆知晋兵势盛，不可必胜，故初议不欲救郑，此来都出司马主张，今司马贪杯误事，臣亦无计可施，不如乘夜悄悄班师，可免挫败之辱。”楚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司马醉在中军，必为晋军所获，辱国非小。”乃召养繇基曰：“仗汝神箭，可拥护司马回国也。”当下暗传号令，拔寨都起，郑成公亲帅兵护送出境，只留养繇基断后。繇基思想道：“等待司马酒醒，不知何时？”即命左右便将公子侧扶起，用革带缚于车上，叱令逐队前行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，缓缓而退。

黎明，晋军开营索战，直逼楚营，见是空幕，方知楚军已遁去矣。栾书欲追之，士燮力言不可。谍者报：“郑国各处严兵固守。”栾书度郑不可得，乃唱凯而还，鲁、卫之兵，亦散归本国。

却说公子侧行五十里之程，方才酒醒，觉得身子绷急，大叫：“谁人缚我？”左右曰：“司马酒醉，养将军恐乘车不稳，所以如此。”乃急将革带解去。公子侧双眼尚然朦胧，问道：“如今车马往那里走？”左右曰：“是回去的路。”又问：“如何便回？”左右曰：“夜来楚王连召司马数次，司马醉不能起，楚王恐晋军来战，无人抵敌，已班师矣。”公子侧大哭曰：“竖子害杀我也！”急唤谷阳，已逃去不知所之矣。楚共王行二百里，不见动静，方才放心。恐公子侧惧罪自尽，乃遣使传命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我先君不在军中；今日之战，罪在寡人，无与司马之事。”婴齐恐公子侧不死，别遣使谓公子侧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司马所知也。纵吾王不忍加诛，司马何面目复临楚军之上乎？”公子侧叹曰：“令尹以大义见责，侧其敢贪生乎？”乃自缢而死。楚王叹息不已，此周简王十一年事。髯仙有诗言酒之误事。诗云：

眇目君王资老谋，英雄谁想困糟邱？

竖儿爱我翻成害，谩说能消万事愁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厉公胜楚回朝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骄侈愈甚。士燮逆料晋国必乱，郁郁成疾，不肯医治，使太祝祈神，只求早死。未几卒，子范弑嗣。时胥童巧佞便给，最得宠幸，厉公欲用为卿，奈卿无缺。胥童奏曰：“今三郤并执兵权，族大势重，举动自专，将来必有不轨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郤氏之族，则位置多虚，但凭主公择爱而立之，谁敢不从？”厉公曰：“郤氏反状未明，诛之恐群臣不服。”胥童又奏曰：“鄢陵之战，郤至已围郑君，两下并车，私语多时，逐解围放郑君去了，其间必先有通楚事情。只须问楚公子熊茷，便知其实。”厉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茷。胥童谓熊茷曰：“公子欲归楚乎？”茷对曰：“思归之甚，恨不能耳！”胥童曰：“汝能依我一事，当送汝归。”熊茷曰：“惟命。”胥童遂附耳言：“若见晋侯，问起郤至之事，必须如此恁般登答。”熊茷应允，胥童遂引至内朝来见。晋厉公屏去左右，问：“郤至曾与楚私通否？汝当实言，我放汝回国。”熊茷曰：“恕臣无罪，臣方敢言。”厉公曰：“正要你说实话，何罪之有？”熊茷曰：“郤氏与吾国子重，二人素相交善，屡有书信相通，言：‘君侯不信大臣，淫乐无度，百姓胥怨，非吾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，襄公有孙名周，见在京师，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师败，吾当奉孙周以事楚。’独此事臣素知之，他未闻也。”按晋襄公之庶长子名谈，自赵盾立灵公，谈避居于周，在单襄公门下。后谈生下一子，因是

在周所生，故名曰周。当时灵公被弑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臀，黑臀传欢，欢传州蒲。至是，州蒲淫纵无子，人心复思慕襄公，故胥童教熊茂使引孙周，以摇动厉公之意。熊茂言之未已，胥童接口曰：“怪得前日鄢陵之战，郤犇与婴齐对阵，不发一矢，其交通之情可见矣。郤至明纵郑君，又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，使人窥之，若果有私谋，必与孙周私下相会。”厉公曰：“此计甚当。”遂遣郤至献楚捷于周，胥童阴使人告孙周曰：“晋国之政，半在郤氏，今温季来王都献捷，何不见之？他日公孙复还故国，也有个相知。”孙周以为然。郤至至周，公事已毕，孙周遂至公馆相拜，未免详叩本国之事，郤至一一告之，谈论半日而别。厉公使人探听回来，传说如此。熊茂所言，果然是实，遂有除郤氏之意，尚未发也。

一日，厉公与妇人饮酒，索鹿肉为饌甚急，使寺人孟张往市取鹿，市中适当缺乏。郤至自郊外载一鹿于车上，从市中而过，孟张并不分说，夺之以去，郤至大怒，弯弓搭箭，将孟张射死，复取其鹿。厉公闻之，怒曰：“季子太欺余也！”遂召胥童、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议，欲杀郤至，胥童曰：“杀郤至，则郤锜、郤犇必叛，不如并除之。”夷羊五曰：“公私甲士，约可八百人，以君命夜帅以往，乘其无备，可必胜也。”长鱼矫曰：“三郤家甲，倍于公宫，斗而不胜，累及君矣。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职，郤犇又兼士师，不如诈为狱讼，覩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应可也。”厉公曰：“妙哉！我使力士清沸助汝。”长鱼矫打听三郤是日在讲武堂议事，乃与清沸魑各以鸡血涂面，若争斗相杀者，各带利刀，扭结到讲武堂来，告诉曲直。郤犇不知是计，下坐问之，清沸魑假作稟话，捱到近身，抽刀刺犇，中其腰，扑地便倒，郤锜急拔佩刀来砍沸魑，却是长鱼矫接住，两个在堂下战将起来。郤至捉空趋出，升车而逃，沸魑把郤锜再砍一刀，眼见得不活了，便来夹攻郤锜。锜虽是武将，争奈沸魑有千斤力气的人，长鱼矫且是年少手活，一个人怎战得他两个人过，亦被沸魑搥倒。长鱼矫见走了郤至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我追赶他去。”也是三郤合当同日并命，正走之间，遇著胥童、夷羊五引著八百甲士来到，口中齐叫：“晋侯有旨，只拿谋反郤氏，不得放走了！”郤至见不是头，回车转来，劈面撞见长鱼矫，一跃上车。郤至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长鱼矫乱吹，便割了头，清沸魑把郤锜、郤犇都割了头，血淋淋的三颗首级，提入朝门。有诗为证：

无道君昏臣不良，纷纷嬖幸擅朝堂。

一朝过听谗人语，演武堂前起战场。

却说上军副将荀偃，闻本帅郤锜在演武堂遇贼，还不知何人，即时驾车入

朝，欲奏闻讨贼。中军元帅栾书，不约而同，亦至朝门，正遇胥童引兵到来。书、偃不觉大怒，喝曰：“我只道何人为乱，原来是你鼠辈！禁地威严，甲士谁敢近前？还不散去！”胥童也不答话，即呼于众曰：“栾书、荀偃，与三郤同谋反叛，甲士与我一齐拿下，重重有赏！”甲士奋勇上前，围裹了书、偃二人，直拥至朝堂之上。厉公闻长鱼矫等干事回来，即时御殿，看见甲士纷纷，倒吃了一惊，问胥童曰：“罪人已诛，众军如何不散？”胥童奏曰：“拿得叛党书、偃，请主公裁决！”厉公曰：“此事与书、偃无与。”长鱼矫跪至晋侯膝前，密奏曰：“栾、郤同功一体之人，荀偃又是郤锜部将，三郤被诛，栾、荀二氏必不自安，不久将有为郤氏复仇之事，主公今日不杀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”厉公曰：“一朝而杀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忍也！”乃恕书、偃无罪，还复原职。书、偃谢恩回家，长鱼矫叹曰：“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将忍于君矣！”即时逃奔西戎去了。

厉公重赏甲士，将三郤尸首，号令朝门，三日，方听收葬。其郤氏之族，在朝为官者，姑免死罪，尽罢归田。以胥童为上军元帅，代郤锜之位，以夷羊五为新军元帅，代郤犇之位，以清沸魑为新军副将，代郤至之位，楚公子熊茷释放回国。胥童既在卿列，栾书、荀偃羞与同事，每每称病不出，胥童恃晋侯之宠，不以为意。

一日，厉公同胥童出游于嬖臣匠丽氏之家。家在太阴山之南，离绛城二十余里，三宿不归。荀偃私谓栾书曰：“君之无道，子所知也。吾等称疾不朝，目下虽得苟安，他日胥童等见疑，复诬我等以怨望之名，恐三郤之祸，终不能免，不可不虑。”栾书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荀偃曰：“大臣之道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今百万之众，在子掌握，若行不测之事，别立贤君，谁敢不从？”栾书曰：“事可必济乎？”荀偃曰：“龙之在渊，没人不可窥也，及其离渊就陆，童子得而制之。君游于匠丽氏，三宿不返，此亦离渊之龙矣，尚何疑哉？”栾书叹曰：“吾世代忠于晋家，今日为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计，后世必议我为弑逆，我亦不能辞矣！”乃商议忽称病愈，欲见晋侯议事。预使牙将程滑将甲士三百人，伏于太阴山之左右。二人到匠丽氏谒见厉公，奏言：“主公弃政出游，三日不归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来迎驾还朝。”厉公被强不过，只得起驾。胥童前导，书、偃后随，行至太阴山下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。程滑先将胥童砍死，厉公大惊，从车上倒跌下来，书、偃吩咐甲士将厉公拿住，屯兵于太阴山下，囚厉公于军中。栾书曰：“范、韩二氏，将来恐有异言，宜假君命以召之。”荀偃曰：“善。”乃使飞车二乘，分召士匄、韩厥二将。使者至士匄之家，士匄问：“主公召我何事？”使者不能答。匄曰：“事可疑矣。”即遣心腹左右，打听韩厥行否，韩厥先以病辞。匄曰：“智者所见略同也。”

栾书见勾、厥俱不至，问荀偃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偃曰：“子已骑虎背，尚欲下耶？”栾书点头会意，是夜，命程滑献鸲酒于厉公，公饮之而薨。即于军中殓殓，葬于翼城东门之外。士勾、韩厥骤闻君薨，一齐出城奔丧，亦不问君死之故。

葬事既毕，栾书集诸大夫共议立君。荀偃曰：“三郤之死，胥童谤谓欲扶立孙周，此乃讖也。灵公死于桃园，而襄遂绝后，天意有在，当往迎之。”群臣皆喜。栾书乃遣荀 如京师，迎孙周为君。周是时十四岁矣，生得聪颖绝人，志略出众。见荀 来迎，问其备细，即日辞了单襄公，同荀 归晋。行到地名清原，栾书、荀偃、士勾、韩厥一班卿大夫，齐集迎接。孙周开言曰：“寡人羁旅他邦，且不指望还乡，岂望为君乎？但所贵为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。若以名奉之，而不遵其令，不如无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，如其不然，听卿等更事他人，孤不能拥空名于上，为州蒲之续也。”栾书等俱战栗再拜曰：“群臣愿得贤君而事，敢不从命！”既退，栾书谓诸臣曰：“新君非旧比也，当以小心事之。”

孙周进了绛城，朝于太庙，嗣晋侯之位，是为悼公。即位之次日，即面责夷羊五、清沸魑等逢君于恶之罪，命左右推出朝门斩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将厉公之死，坐罪程滑，磔之于市。吓得栾书终夜不寐。次日，即告老致政，荐韩厥以自代。未几，惊忧成疾而卒。悼公素闻韩厥之贤，拜为中军元帅，以代栾书之位。

韩厥托言谢恩，私奏于悼公曰：“臣等皆赖先世之功，得侍君左右。然先世之功，无有大于赵氏者。衰佐文公，盾佐襄公，俱能输忠竭悃，取威定伯。不幸灵公失政，宠信奸臣屠岸贾，谋杀赵盾，出奔仅免。灵公遭兵变，被弑于桃园。景公嗣立，复宠屠岸贾，岸贾欺赵盾已死，假称赵氏弑逆，追治其罪，灭绝赵宗，臣民愤怨，至今不平。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，主公今日赏功罚罪，大修晋政，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，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？”悼公曰：“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，今赵氏何在？”韩厥对曰：“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，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、程婴，杵臼假抱遗孤，甘就诛戮，以脱赵武；程婴将武藏匿于孟山，今十五年矣。”悼公曰：“卿可为寡人召之。”韩厥奏曰：“岸贾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须秘密其事。”悼公曰：“寡人知之矣。”

韩厥辞出宫门，亲自驾车，往迎赵武于孟山。程婴为御，当初从故绛城而出，今日从新绛城而入，城郭俱非，感伤不已。韩厥引赵武入内宫，朝见悼公，悼公匿于宫中，诈称有疾。明日，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，屠岸贾亦在。悼公曰：“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！”诸大夫叩首问曰：“不知功劳簿上那一件不明？”悼公曰：“赵衰、赵盾，两世立功于国家，安

忍绝其宗祀？”众人齐声应曰：“赵氏灭族，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虽追念其功，无人可立。”悼公即呼赵武出来，遍拜诸将，诸将曰：“此位小郎君何人？”韩厥曰：“此所谓孤儿赵武也。向所诛赵孤，乃门客程婴之子耳。”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，如痴醉一般，拜伏于地上，不能措一词。悼公曰：“此事皆岸贾所为，今日不族岸贾，何以慰赵氏冤魂于地下？”叱左右：“将岸贾绑出斩首！”即命韩厥同赵武，领兵围屠岸贾之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赵武请岸贾之首，祭于赵朔之墓。国人无不称快，潜渊咏史诗曰：

岸贾当时灭赵氏，今朝赵氏灭屠家。

只争十五年前后，怨怨仇仇报不差！

晋悼公既诛岸贾，即召赵武于朝堂，加冠，拜为司寇，以代岸贾之职，以前田禄，悉给还之。又闻程婴之义，欲用为军正。婴曰：“始吾不死者，以赵氏孤未立也。今已复官报仇矣，岂可自贪富贵，令公孙杵臼独死？吾将往报杵臼于地下！”遂自刎而亡。赵武抚其尸痛哭，请于晋侯，殓殓从厚，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中山，谓之“二义”冢，赵武服齐衰三年，以报其德。有诗为证：

阴谷深藏十五年，裤中儿报祖宗冤。

程婴杵臼称双义，一死何须问后先！

再说悼公既立赵武，遂召赵胜于宋，复以邯郸畀之。又大正群臣之位，贤者尊之，能者使之，录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济济，各称其职。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：韩厥为中军元帅，士匄副之；荀息为上军元帅，荀偃副之；栾黶为下军元帅，士魋副之；赵武为新军元帅，魏相副之；祁奚为中军尉，羊舌职副之。魏绛为中军司马，张老为候奄，韩无忌掌公族大夫，士渥浊为太傅，贾辛为司空，栾黶为亲军戎御，荀宾为车右将军，程郑为赞仆，铎遏寇为舆尉，籍偃为舆司马。百官既具，大修国政，蠲逋薄敛，济乏省役，振废起滞，恤鰥惠寡，百姓大悦。宋、鲁诸国闻之，莫不来朝。惟有郑成公因楚王为他射损其目，感切于心，不肯事晋。

楚共王闻厉公被弑，喜形于色，正思为复仇之举。又闻新君嗣位，赏善罚恶，用贤图治，朝廷清肃，内外归心，伯业将复兴，不觉喜变为愁，即召群臣商议，要去扰乱中原，使晋不能成伯。令尹婴齐束手无策，公子壬夫进曰：“中国惟宋爵尊国大，况其国介于晋、吴之间，今欲扰乱晋伯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五人，与右师华元相恶，见今出奔在楚。若资以兵力，用之伐宋，取得宋邑，即以封之，此以敌攻敌之计。晋若不救，则失诸侯矣；若救宋，必攻鱼石，我坐而观其成败，亦一策也。”共王乃用其谋，即命壬夫为大将，用鱼石等为向导，统大军伐宋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